

何必西廂

一名梅花夢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初版

何必西廂 全書四冊

△定價大洋三元

外埠函購
酌加郵費

古本校本正

何必西廂

編著者 心鐵道人

校訂者 利松居士

印刷者 校經山房印刷所

發行者 校經山房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校經山房書局

分售者 各省各大書局

第三十回

割心孝子頃刻回天 度厄仙人隔年儲藥

話說張太夫人患病垂危。合家驚慌忙亂。薇香幻娘二人。每夜焚香拜斗。不見效驗。真是淚盡眼枯。神魂無主。就是秦閣學急得沒法。不過趕緊代爲置辦衣衾棺木而已。話分兩頭。且說張靈崔鶴吳人敵三人。扈送正德爺御駕還朝。那一路翠柏青松。迎鑾祝聖。仍是前幾回書內說的。昇平熱鬧的風光。毋庸再敘。及到北京。已是臘月初旬。崔張二人。卽又具本告假。天子准假三月。因張靈家有老母徐氏。就賞賜徐氏貂皮十張。彩緞十疋。人參一觔。御書硃砂龍箋福字一幅。給張靈帶回。又另賜崔張二人盤費銀各五百兩。並諭兵部給予勘合。由驛回鄉。傳旨所過地方各官郊迎三十里。途路家鄉俱準用本身品級儀仗。這是皇恩逾格。降重勛臣一時未有。同朝文武莫不艷羨寵榮。交相誇贊。

九重天子隆恩賜。加寵崔張岳壻賢。錫類更因臣有母。頒金不使路無纏。
馳郵勘合文同給。儀仗郊迎旨又傳。優眷勛臣從未有。滿朝驚羨各瞿然。
崔張二人。陸辭謝恩。隨到各官公寓辭行。就一同往拜正心伯吳人敵。吳公道。弟亦歸山念切。本要上表。

辭官。只因賢翁堵告假在前。不便接踵而起。又煩聖聽。且請先行。來歲上元節後。吳門會真道院。正我等大會之時。此次分離。不過月餘事耳。崔張二人齊道。閣下爲皇朝梁棟。正當建功竹帛。媲美汾陽。如何說到歸隱二字。就是聖上必不肯輕放還山。下官們三月來京。仍可追隨鞭鐙。吳公掀髯笑道。急流勇退。哲人之善保功名。出世離塵。達士之克全心性。韓信受械房之戮。豈如辟穀留侯。文種還烏喙之戕。何以游湖范蠡。榮華一瞬。轉眼成空。迷悞終身。吐絲自縛。若不早出園囿。亟求解脫。及至鐘鳴漏盡。追悔遲矣。況自了了人。時節因緣。不可錯過。今日尙難道破。二公自不得而知。且待來春。定看分曉。崔張二人不便再言。就各諾諾告辭而退。

吳公久有辭官志。跳出名圈與利圈。勘透榮華俱是夢。回頭脫解得真銓。崔張那識其中意。識得機關卽是仙。道院正元應大會。自然時節有因緣。英雄智慧非凡品。指點渾如妙偈宣。可惜不能言下悟。一時默默各無言。吳公何日上表辭官。尙在下回書內。單講張崔二人回寓。收拾齊備。恰好朱侏在宣化等候新任接印。此時正來陞見。奉旨速赴應天巡撫之任。就是次日一同起程。在京文武各官一齊送至彰義門外。揮手而別。這送的不是應天巡撫。送的是現任吏兵兩部得寵的侍郎。故此大小人員。這日無人不到。要

星身露面。只怕挨擠不上。似此聲勢烜赫。無異王公。倒掣帶朱佖十分光彩。送崔張二人的落得做人情也。順帶公文。向他致意。不然。巡撫在外省。雖然節鉞威嚴。出京時要想這些人公送。真是半夜裏趕城門。早多着呢。往常人說是京官冷清。不如外面。如今纔曉得京官熱鬧。強似外官。總是要看人地位身分。無論在京在外。也不是個個熱鬧。個個冷清的。就是自北直以至江南。一路地方官員。三十里郊外迎送。供應鋪陳。極為致敬盡禮。也因奉有旨意。不敢不遵。既然朱佖同行。自然不好不一樣接待。若是往常隣省上司。不過照例應酬。要入了江南界。纔得威風體面呢。

一路傳牌馳探馬。送迎官不敢遲延。鋪張行館。春如海。供給常餐酒似泉。早路八人飛轎疾。水程百丈衆夫絳。陟山冬暖雲奔騎。度水風輕箭駛船。怪道行行纔半月。風光早見虎邱烟。

崔張二人。同朱佖一路出京。不過半月。已近蘇州。你道為何到的這快。這是天意要催張靈速見太夫人之面。否則蘇州離京二千七百餘里。至快也要一月呢。且說那未出京時。崔鶴張靈。自然要面謝朱佖保薦之情。若論引薦。應該認朱佖爲老師。各執門生之禮。因張靈是秦鍾的表兄。秦鍾是朱佖的妹丈。原是至戚。崔鶴是朱佖的年伯。所以照舊稱呼。且拜爵公朝。謝恩私室。豈是爲朝廷薦賢才的道理。你想這三

位俊杰。如何尙存這等俗見。倒落得邸館行舟。談今說古。頗不寂寞。朱佶的家眷。同相重行李。是從宣化另作一起動身南下。不會進京。故此朱佶路上。沒得牽纏。一同行走迅速。到了蘇州許墅關。不說文官公服手版。武官披執擺隊。都早已出城在關外迎接。及至船抵胥門停泊。只見渡口欄杆結彩。馬頭棚廠懸燈。紅綺成霞。鼓吹沸日。三位大人上岸。各官有打躬者有跪道者。簇繞一團。不減出京時赫奕。

吏部管文兵部武 樞機同贊近龍顏 大中丞是封疆吏 一樣尊崇虎節權
錦廠綵棚光射日 管絃鼓樂鬧喧天 烏紗多似鴉成陣 繡甲環如蟻逐羶
司道偃僂還盡禮 副參匍匐共爭先 其餘大小官員輩 都結躬身叩首緣
只聽得三聲大炮。三位大人。坐上八人大轎。三起執事。喝道開鑼。前呼後擁。依照朝班次序。讓崔大人先行。張大人居二。朱大人第三。合蘇州城裏。十停人倒有三四停人來看。擁擠不開。比看臺戲的人還多。蘇州大去處來往官員僕仗。本是見熱的。這日却是爲何。一則三頂大轎一起進城。比平常鬧熱。二則新巡撫大人不知怎樣一位品貌。都要見識見識。三則聽得兵部侍郎張大人。就是蘇州府人。奉旨回家。省親完聚。本地人就在本城乘坐八轎放炮鳴鑼。執事儀從。與地方督撫無二。自來封公拜相回家。也不能如此。這是從古未有之事。況且奉旨歸娶。可見年紀甚輕。倒已經做到二品大人地位。就飛也飛不得這樣。

快。所以爲這一節。轟動滿城看的人越發多了。

滿城轟動因三事 第一張郎盛事兼 本地人歸如督撫 八驕儀從盡齊全
堂堂兵侍官威顯 正是青春美少年 歸娶邇來纔奉旨 少雙寡二邁前賢
世人少所見。則多所怪。難道一二品貴官總要七八十年紀纔做得的。就是這朱撫臺。那秦開學。何嘗不是未滿三旬。都做到二品之職。惟二公先已完姻。只有奉旨歸娶四字。略遜張郎一籌耳。

青年官貴尋常事 二品完姻世少傳 給假歸諧連理願 佳期欽奉玉音宣
嫦娥製就宮袍錦 親贈檀郎好並肩 此樂祇應天上得 不圖今日在人間
通城聞信爭來看 欣羨稱揚望眼穿 只見綠幕

八人三頂轎

各人頭踏熱炎炎

青旛紅傘排鮮艷 玉斧金瓜遠接聯 高帽峨峨清道路 提爐對對散香烟
滿架令旗和令箭 攔人長棍更長鞭 雉冠劊子獐獐惡 獅吼鑼聲振動天
粉牌肅靜兼迴避 金字牌多各署銜 儀仗紛陳難細數 弓刀護衛共森嚴
後先百騎雙行列 遠近傳呼十里連 第一前行崔吏部 霜髯雪鬢尙童顏
第二張郎真出衆 英年風貌賽神仙 中丞雖是他公祖 却按朝班走在前

第三正是新巡撫領下無鬚貌亦研。不是此行借夢晉吉人更顯致翩翩爭言好個張兵部。擲果盈車事可沿。衛玠正愁人看煞。一時分路大街邊。三位大人進了省城。正行之間。朱佶就是這日吉時走馬上任。張靈請崔鶴在他家內居住。隨與朱佶分道而行。儀仗往興花橋盡發。日前秦鍾也是奉旨送親如何冷冷清清的回家。不似張靈這回光景。因為張靈是傳旨命地方官郊迎。准用品級儀仗。秦鍾送親。旨上却沒有這句話。也不是正德爺薄待秦鍾。出于一時聖意。各人運氣不同。且那日秦鍾先自上岸。不曾驚動得地方官。若等到次日。城內官員聞信。雖沒得這樣十分烜赫。也有一番熱鬧接待。你想一位現任開學欽差。他們也是不敢怠慢的。這里崔張二公開道行走。秦鍾先已得信。正在萬分愁急之時。不覺心中稍慰。說道倒底舅母有福。等得夢晉兄趕回送終。也是椿妙事。隨定到張靈家內等候接見。

秦鍾走到張家內。候接張靈共晤言。此際張靈多快適。晝榮衣錦故鄉旋。官居八座經年得。筆掃千人舉世傳。當日青衫頻落魄。登時丹鳳任高鶩。經綸纔遂男兒願。光彩還從梓里添。老母康強真有福。手擎鸞誥慰金萱。皇恩御賜便蕃物。增得高堂壽算綿。佳偶素瓊今稱意。竹卿王女亦嬋娟。

從此暢敘家庭樂 奉侍慈親過百年 轎裏思量心裏喜 重重好事到朱檐
不知不覺家門到 只見秦郎立戶前

張靈到了自家門首。同崔公下轎。只適秦鍾迎出門外。彼此遜進大廳見禮。張靈正怪秦鍾年餘睽別。一旦相逢。各自頭角崢嶸。非同往昔如何並無笑語相迎。但見愁容滿面。心下正自忖量。秦鍾忽道。舅娘病已臨危。小弟代陪令岳。表兄快些進內看視。這一句話。嚇得張靈就如泥塑木雕。魂不附體。這纔是樂極生悲。連忙三步兩步跑進內宅。薇香幻娘俱各迴避。張靈一見太夫人面如紙白。人事昏沉。連叫幾聲我的親娘。全然不應。摸着心頭只得一點熱。按着鼻孔只有一絲氣。不禁啓聲大哭。

張靈一見慈親面 魄散魂飛淚湧泉 大放號咷聲不住 五中摧裂亂叫天
我的親娘吓 總是孩兒身不孝 累娘日夜望懸懸 想因思子心中鬱

一病都由百慮煎 虛弱風寒容易入 無人調護致沉綿 我好悔好恨吓

一不該喬裝乞丐 吟詩句 二不該驀見圖容 三不該托詞天竺 四不該私往洪都

五不該離官斷 六不該剗肉膚傷 七不該侮罵中官 八不該游觀皖水 九不該得官歸養 十不該辱罵還纜

九不該得官歸養 十不該辱罵還纜

有此十椿大罪。何以爲人。何以爲子。就有潑天富貴。絕世佳人。要他何用。倒不如貧家小戶。守着一個蓬頭赤腳村婆子。尚得奉養雙親。克進天倫樂趣。

求榮不得同親享

覓婦還將事母捐

只知道仕

則熱中兼好色

全忘了倚

門白髮老親年

到如今美

女高官成嚼蠟

只剩得慈

顏相見反黃泉

豈但是不

兼及貧家歎菽水

又何異披

毛帶角一身兼

想到心酸重痛哭

惟拚一死可消愆

碰願跌脚身無主

渺渺神如墜九淵

血淚漸枯音漸啞 聞聲誰不涕漣漣

從前張靈哭崔小姐。不過兒女深情。這番哭太夫人。正是母子至性。雖然一樣悲傷。却都自暗分輕重。秦鍾聽張靈哭聲震地。慘不忍聞。連忙安頓崔公。在花廳東邊兩間書房裏住下。自己進內勸道。表兄暫止悲啼。聽小弟一言奉告。舅娘福壽雙全。西歸無憾。孟子云。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此時正應強遏哀思。恪盡慎終之禮。若是過戚毀生。轉爲不孝。張靈道。老母未至彌留。何忍卽言後事。一切卽托吾兄代籌。小弟此時方寸已亂。無可適從。惟擬將御賜人參煎湯灌救。仰賴聖天子洪福。或有轉機。亦未可定。至于罪孽深重。悲從中來。亦非小弟所能自主也。秦鍾道。既用參湯灌救。必須平心靜氣。親自煨煎。豈可一味悲傷。且恐病人聞之。神魂不聚。張靈道。謹遵台命。秦鍾退出。張靈細想秦鍾之言。亦復有理。

只得暫遏悲聲。忙去取出御賜人參。檢那頂大枝頭。約有四兩。即時分付備齊風爐。炭火。說道。恐怕人多嘈雜。驚擾太夫人魂魄不寧。屏退侍女一人在房裏。內親自煨煎參藥。

屏退丫鬟和僕婦。人參湯藥手親煎。細心暗把粗蘆檢。著意頻將細火添。強抑悲啼心哽咽。依然揮淚泣春鵲。多情才子真純孝。情字根苗孝字鉗。人都要說張靈是個鍾情才子。若講到孝道。未免有虧。就如他適纔自己追悔的十大罪。真是良心發見。一字不差。且十大罪中。初時幾件是年少孟浪。後來兩件是官職牽纏。都尚可原恕。就是中間被罪入獄。雖爲求婚而起。究係被奸人陷害。只有剜肉醫病。這件罪狀尤大。豈不聞。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傷毀。怎麼老母在堂爲要娶一個美人。就剜起心頭肉來。親在不以身許人。設因此性命不保。豈非不孝之罪。上通於天了。列位不知孝字是情字根苗。刻薄寡情。其人必不孝。惟有孝子。天性中纏綿固結。生出至情。這情字。由根本上發出。所以君臣兄弟夫妻朋友。無非真情團結。但是大孝在心。不在形迹。其實實朴朴粗粗魯魯比平常人問安視膳的儀文。倒還有脫略之處。只是一個孩提愛戀父母的心腸久而不變。他並不顧父母有了災難要顯出他驚人奇孝。釣譽沽名。總是隨時隨事。盡其性分之當然。見其至情之流露而已。

孝子從來無做作。至情至性守當然。事親本是平庸事。何必驚人萬口傳。多有晨昏勤定省。自矜奉養衆諸賢。豈知純孝人難識。愛切孩提意渾全。張靈遠覓婚姻。久疎溫清。以致身遭多難。累母懸思。從形迹上看來。誠虧孝道。不知他一點孺慈真情。含而不露。就是私往江西。正是他至性中發出柔情。與不告而娶的心思。大同小異。至於剜肉醫病。他知道仙人贈有金丹救藥。小姐定能不死。他也斷斷不致戕生。纔肯以身嘗試。果然兩命無妨。若是只有仙丹。沒有敷藥。他豈有爲一美色佳人。拋却衰年慈母。就不明不白捨身送命的道理。只好也像臧李兒袖手而退了。列位不信。請看張靈猝遇太夫人病染沉痾。較之見崔小姐病危的時候。這些光景作用。輕重煞是不同。

侍郎獨坐參爐畔。似有千針紫細氈。將口問心怎樣好。凝神籌畫志精專。人參不是還魂藥。那得靈丹救苦仙。錫福雖然揚蕩蕩。回陽難定起淹淹。而今惟有行奇法。拚割心肝一念堅。

張靈想到人參。只救得不死之病。救不得臨死之人。雖仗聖主錫福深仁。恐難起老母垂危重症。嘗聞前人言。親不可藥救者。得下心頭肉。難饋粥進之可救。我從前割心頭片肉。救得崔小姐回生。那時因有

仙丹敷藥。故此做下那痴情勾當。此刻雖無仙丹想來割心治病。比肉更靈。況從前有古人行過決非虛誑。若說沒有仙人敷藥。必至傷生。只要老母病痊。一死何惜。我能爲妻割肉。獨不肯爲母割心。還要計及敷藥有無。尙得謂之人類乎。

有藥爲妻纔割肉。爲親何得更留連。這時雖少敷瘡藥。一片心醫病可痊。雖是割心身便死。人生如此死還恬。

當即拜禱神天。情愿割心活母。只求暗中保護。俾得忍痛須臾。一俟老母進飲回生。就死未晚。

焚香默訴心頭事。叩首神天致禱虔。不祝割心能自保。但求進飲母延年。抽刀忙把衣襟解。坦坦全無別事牽。平日塵凡心種種。此時清淨片心懸。我不願。他皮骨堅硬如鐵石。恐防暗裏挫鋼尖。我只願。他丹忱發現。提影血變醍醐玉露鮮。那七竅剖心逢。主暴。不似我只。因賢母試鋒鋷。

張靈禱告已畢。隨即引刀刺胸。却却好露出心來。就用刀割下一片。並不覺得痛楚。也不甚流血。被割之處。仍即斂好如初。豈非神靈佑護孝子這等神異。

刺胸割得心成片。不見狂呼痛欲顛。熱血模糊流忽止。割痕斂好祇如前。

當時剜肉醫崔女，跌倒登時口吐涎，誰料此番真自在，玲瓏不改腹便便。由來心血抒經濟，洒向慈親更不嫌。母子連心緣嘴指，將心醫母壽應延。幸虧今日四下無人，若也像割肉治崔小姐病時，大家看見，越發把衆人的膽都嚇破了。

洞胸破腹真奇異 碎膽驚魂慘莫言

自來人議論割股救親傷身非孝，何況割心一事？有死無生，更要批評不學無術了。豈知孝子起念之時，只知有親，不知有身。看着像是痴呆，不想這個痴呆念頭，憑海枯石爛百折總不能移。纔幹出這樣驚天動地的事業來，所以忠臣節婦總是不怕死三個字，始能做得稱心如意，千古留名。若是臨時少有些須瞻顧徘徊之意，恐人說是愚忠愚孝，便與偷生畏死的庸夫俗子一般。聖賢書上只言其常，不言其變。及到處變之時，就要別具隻眼，看那忠臣孝子，奮不顧身，浩然正氣，另有不可磨滅之處，不可照常例責備的。卽如這次張靈割心，也將文人的議論責備他。太夫人病如何得好？況且書上載的割股割肝孝子，因此傷生者甚少，可見現成話，隨人評論。天公自有箇感應無私的道理的。

只要心安疼不顧，不疼方見孝回天。旁人只論平常理，處變誰知別有權。張靈將心割下一片，放在煨參鱘內煎好，傾入碗內，自己恭恭敬敬捧到太夫人牀前，說也奇怪，太夫人

已經三日昏沉。牙關緊閉。只剩一口游氣。那知這一時神氣稍清。張開口來。倒像知道要吃藥的光景。否則要人搗灌。不是張靈一人做得來的。這割心的事。又不可使人曉得。豈不兩難。卽此更見至孝格天。捷於影響。張靈連忙將參湯送入太夫人人口內。都口口咽下去了。一滴不剩。不一刻。太夫人忽然蘇醒。道。我好悶也。張靈就叫母親。孩兒在此。太夫人道。你幾時回來的。張靈道。孩兒回來半日。只見母親昏迷不醒。適纔捧的御賜人參煎的湯。與母親吃。不多一會。就人事清白了。太夫人道。怪道我悶了幾日。頃覺心中明爽。原來是沾皇帝的福氣。比仙丹還靈呢。太夫人這句話。果然不差。當初靈華道人。留贈仙丹灌救崔小姐。後來吳人敵。又將丹去救護薇香。總等了一個時辰。纔得還陽。這回起死回生。不過一刻工夫。豈不比仙丹更快。

平人但抱真誠念。何必蓬萊去訪仙。心丹更比金丹妙。頃刻詩吟壽考篇。
合宅歡聲增喜氣。一時春色上眉尖。轉移全仗靈心用。何異心灰冷復燃。
從此兩週花甲算。光輝缺月條重圓。張靈此刻心尤樂。占得痴呆一着先。
列位又要說張靈忽而剋肉。忽而割心。不但治病如神。抑且自身無害。天地間不信有這等奇事。那天地間奇事。總有人做過的。聊齋志異內載有喬生刀割膺肉一錢。合成三九藥。救活史連城小姐痼疾也。

第三十回 割心孝子頃刻回天 度厄仙人隔年儲藥

四九四

是上了頭陀敷藥。並未脫生。後來得與連城配爲夫婦。虞初新志記的湖州閔孝子。割心救父。父病隨愈。他割心時毫無痛楚。割畢創創卽好。如未割時。及後方覺疼痛。其妻哀求醫生。義不可却。妄用尋常未藥塗上。次日藥忽迸落。創痕俱失。連醫生也不勝詫異。這兩部書想來列位都是看過的。想他們割肉割心。都是至情至性。一團不怕死心腸醞釀而出。兩個人猶如一個人。這張靈一個人。做兩件事。也並不算生民未有。可見不是在下杜撰的。且說太夫人沉疴若失。當晚煎吃二和參湯。隨進粥糜調攝。那煎剩的參渣。又是自向僻處傾撥。所以無人知覺。到了第二日。太夫人精神加爽。連次服了幾大御賜人參三四日後。漸漸飲食照常。康強如舊。與子暢談別後事情。又將皇上賞賜的東西陳設觀看。皆大歡喜。並題及致病根由。皆因刁婆自盡而起。

夢晉聞言心悵惘。都由孟浪惹情牽。刁婆自造輕生孽。畢竟波瀾起有源。枉死孤魂該荐度。痛懲豪僕要明嚴。來朝卽便當分辨。請免縈思似蔓纏。張靈次早。見過太夫人。就出廳來將那多事家丁。發交吳縣重責。照因事威逼人命定例。責四十板。逐出本宅。永不錄用。一面分付延請高僧。在于附近寺內。拜大悲寶懺三日。夜間施食三壇。超度刁婆。到了中午。坐在崔公書房內。同秦鍾三人談心。正說到參湯靈異。猝然創口疼痛。隨就躺在崔公床上。不住的捫

心驚感極口呻吟。

閒話陡然創口痛。呻吟怎忍態惛惛。瘡生好肉猶難受。何況當胸被刃穿。大凡人受傷時。血肉麻木。不覺疼痛。及到神定痛生。俗語說的靈魂疼。最是利害。所以張靈前次割肉之後。即時跌倒在地。昏暈過去。今當過了四日。方纔知痛。這又見得徇兒女私情。還不如盡母子至性了。

舉頭赫赫威靈顯。鬼敬神欽暗保全。四日方覺知苦楚。這番奇異勝從前。崔鶴秦鍾忽見張靈呻吟不止。面色改常。不解其故。就一同勸道。先前北堂病重。理合憂煎。今已病退身安。喜之不暇。何忽呻吟之有。張靈道。一時心痛。是病非愁。秦鍾道。表兄向無此症。何以突如其來。況當開心歡喜之時。尤其不應有此。若照今日情形。像是陡發風疴。不似甫瘳新疾。

莫不是

你行文思索嘔將盡

莫不是

你思母懣傷苦自煎

莫不是

你勞煩甚切勞煩甚

莫不是

你茅塞雖鋤棘刺添

莫不是

你心動懸旌多觸憐

莫不是

你心攻礪石過磨湍

難道是

將有人剖腹將心換

倒做了

劇可憐西子捫心

秦鍾這些話。張靈何曾聽見。先是呻吟呼痛。後來漸次昏迷。只見他面似淡金。毫無人色。秦鍾打點進內。稟告張太夫人。崔公道。且慢我看張郎光景。好似前時剜肉情形。莫非爲太夫人的病。又復仿照而行。何不解開他衣襟一看。那剜肉的事。這時不消說。秦鍾早已知道。卽忙應道有理。隨卽解開張靈的衣襟。不